



千鶴

〔日〕

川端康成 著



千 鹤

[日] 川端康成 著

郭沫若 译

熊秉真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千 鹤

【日】川端康成 著

郭沫若 译

熊瑾之 校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插页4 字数100,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

统一书号：10094·571 定价：0.86元

《千鹤》及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

(译 序)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他的入选作品有《雪国》、《古都》和《千鹤》等三部，授奖理由是“以杰出的感受性、巧妙的叙述，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华”。于是川端名噪一时，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

川端自幼身世不幸，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而后他就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七岁时，祖母亡故。他幼年、少年时期的孤苦生活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他后来的作品《葬礼的行家》等小说中，表现得甚为明显，使他的这些作品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和孤独、寂寞的色调。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英语专业学习，后转入国文专业。在此期间发表处女作，题为《招魂节一景》，从此步入文坛，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川端大学毕业后，同横光利一等作家一起组成文学团体，立意探索新的创作方法，创立新的文学流派，被称之为“新感觉派”，并合办了杂志《文艺时代》。“新感觉派”成为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这一派的作家力图冲破传统创作方法的框框，立意创新，很多作品给人以新鲜的感觉。

川端于一九五七年当选为日本笔会会长，翌年又被选为国际笔会会长，影响日渐扩大。

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素以表现日本的古典美，表现日本的女性而著称。他的名作《雪国》、《伊豆的舞女》、《古都》等，均已有中译本出版，并获好评。现在，译者不揣冒昧把他的另一部名作《千鹤》奉献给我国的广大读者，以期使大家从中窥到川端作品之一斑，并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千鹤》最初于一九四九年在《读物时事别册》等几个杂志上开始连载，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连载完毕，一九五二年由筑摩书房出版单行本，并获得艺术院奖，同年该小说被改编成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上演，翌年被拍成电影，由吉村公三郎导演。小说《千鹤》在一九六〇年被译成英语，在美国和西欧等地发行，后来成为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入选作品之一。

那么，小说《千鹤》究竟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作者曾声称：“我的小说《千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日本茶道的‘心灵’与‘形式’的美，那就错了，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发出怀疑和警惕，并予以否定的。”（见《我在美丽的日本》）小说中作为人物之间关系的纽带和展开故事情节的背景，频繁地描写了茶室、茶具以及茶会，因而人们初读《千鹤》时，如果不仔细思考，往往会误认为作者是在赞美现在的茶道，其实作者意在批判。茶道和插花、相扑等一样，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确实是美的，但是，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保留传统艺术

的活动，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不为金钱利害关系所左右，蒙上一层铜臭气。在表现传统艺术的茶会背后，充满了尔虞我诈；在雅致的茶具上面，凝聚着丑行与罪恶。菊治的父亲通过摆弄茶道，利用女人来安慰他那丑恶的灵魂；菊治的母亲时常呆坐在茶室中，也是因为内心空虚、无所寄托；栗本近子从事茶道一行，并非是为了传统艺术，而只是想赚钱，雪子家为她组织了茶道小组，她便背后操纵，企图使菊治与雪子相结合。一个志野茶碗，本是一件精美、纯洁的艺术品，而在传世过程中却不幸染上了人类的洗涤不掉的污垢。这一切都使作者伤感，企图通过小说来否定现今的茶道，引起人们的警惕，希冀让茶道这种古老的艺术返朴归真，以摆脱目前的庸俗状态。川端在小说中批判的，并非茶道艺术本身，而是利用茶道、并使之逐渐变得低级、庸俗的人，尽管这种批判是含蓄的、苍白的，软弱无力的。

《千鹤》和川端的其它作品一样，表现了作者企图将东方意识和西方的表现手法冶于一炉的创作思想。小说不但语言简洁，而且具有一种鲜明的节奏，在很多章节中，同“新感觉派”的中坚作家横光利一的名作《苍蝇》一样，作者运用了近似于电影剧本的手法，为读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小说中的有些场面甚至可以直接拍成电影。试看：

“嫩叶的暗影映在小姐背后的窗纸上，华美的长袖和服的肩部和下袖上好象有一种柔和的反射光，头发似乎也在闪着光。作为茶室来说，当然是过于明亮，但它却使姑娘的青春焕发生辉，就连适宜姑娘用的红色小绸巾，也不显得柔弱而使人感到水凌凌的，小姐的手巾宛如开出一朵红色的花。人

们不禁感到，小小的、白色的千只仙鹤在小姐周围翩然起舞。”

除了上述这种充满东方情调的生动描写之外，作者还借鉴西方的文学手法，作了大量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这种东方情调和西方手法的结合，可以说是川端创作上的重要特色之一。

川端在小说《千鹤》中，还突出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象征手法，这一手法在作者的其它小说中也不时出现，如《古都》中用攀附枫树的紫花地丁象征千重子和苗子这一对姐妹的遭遇；用苍劲的青松象征苗子的坚强性格；《雪国》里用雪景中的银河来表现叶子的心灵之美，等等。《千鹤》中的象征手法运用得更为集中，更为明显，小说里用近子胸部的丑陋的痣斑象征她那唯利是图、狐假虎威，为谋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卑劣性格。其实，近子也不过是菊治父亲的玩物，是为他所用的工具而已。那个染上口红印记的志野茶碗，既象征性地说明作为古老艺术的茶道在当今社会中日渐变得庸俗，也象征着太田夫人的悲惨命运，她陷入淤泥之中不能自拔，无法得到解脱，终于痛苦地结束了自己暗淡的一生。还有作为书名的千鹤，更是寓意深远。在日本，一般把千鹤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常用千鹤图来作各种器物 and 花布的图案装饰，小说中那个印有千鹤图的包巾，虽然只出现了寥寥数次，却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可以认为，作者企图用千鹤之美来象征他心目中的纯洁、美好的女性，然而作者却在小说中只用淡淡的几笔写得扑朔迷离，如同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得，这也表现了作者一直追求的虚幻之美。

川端康成虽受詹姆斯·乔伊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注重

意识流动，着意心理刻画，但他的作品却始终深深植根于日本古典文学的沃土之中。作者热爱日本古典文学，其作品深受《古今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古典名著的影响，他特别推崇《源氏物语》这部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川端说：“特别是《源氏物语》，可以说自古至今，这是日本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就是到了现代，日本也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和它媲美，在十世纪就能写出这样一部近代的长篇小说，这的确是世界的奇迹，在国际上也是众所周知的。少年时期的我，虽不大懂古文，但我觉得我所读的许多平安朝的古典文学中，《源氏物语》是深深地渗透到我的内心底里的。”（《我在美丽的日本》）川端作品中那种细腻的描写、浓郁的东方情调和丰富的古典美，同日本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作者无疑从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宝贵的创作营养。

另外，川端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极深，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特别是佛典乃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是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训，而是把它当作文学的幻想来尊崇的。”（见《文学的自传》）这种影响导致他在作品中不时流露一种虚无、颓废的情调。

综上所述，幼年的孤苦生活，对佛教禅宗的信仰，给川端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以极大的影响，而从日本古典文学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中所汲取的营养，以及他对日本古典美的热爱，则使他在文学技巧上别具特色、独树一帜。

小说《千鹤》是川端康成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们把它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读者能从中批判地获得某些有益的东西。

西，并借以了解川端康成其人和作品的全貌。自不待言，《千鹤》也和川端的其它作品一样，包含有不少消极的、应该批判的内容。小说的情节主要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畸形的情爱，菊治和他的父亲两代人都同太田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以致太田夫人在抑郁中自杀身亡。作者对这种畸形的情爱只是客观描写，体现了川端“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主张。作者声称他追求“日本式的美的传统”，将太田夫人的死，暗示为一种“美”的升华和完成，然而这种美，是脱离社会现实的颓废美、堕落美、虚幻美，是广大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所谓的“美”。川端康成的一生经历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动荡的社会生活，然而他抱定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去表现社会现实，只是一心寻求象牙之塔中的纯粹的“美”，当然只能陷入绝境，乃至作者自己也在绝望中自杀。这说明，他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行不通的，这一主张不仅使他的作品带有很大缺陷，而且使作者本身也走上了无法摆脱的绝路。《重逢》是战后作者写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中较多地描写了日本战后那种混乱、破败的景象，作者并未追究这种混乱局的由来和根源，没有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而只是哀叹日本传统美的堕落，反映了他那没落资产阶级的悲观厌世的思想情绪。其实，日本战败后的那种惨象，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丝毫没有在小说中得到表现，不能不归咎于作者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川端作品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是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接受

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也是一篇著名的散文，现争得原译者唐月梅同志的同意，附录于后，供读者鉴赏，并在此向唐月梅同志表示感谢。

郭 来 舜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千鹤》及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 (译序)	
.....	(1)

千 鹤

千鹤包巾.....	(1)
森林夕阳.....	(28)
志野彩陶.....	(49)
生母口红.....	(65)
双子座.....	(87)

重 逢

.....	(111)
-------	-------

附录:

我在美丽的日本.....	(136)
--------------	-------

千鹤包巾



进入镰仓圆觉寺院内之后，菊治仍在躊躇着是否去参加茶道之会。时间已经过了。

圆觉寺内院的茶室中，每次有栗本近子的茶会时，菊治都受到邀请，但是自父亲死后，他却一次也没来过。那不过是看在亡父情面上的邀请罢了，他看后便弃置一旁。

然而这次的请柬上又加了一笔，写道，望你看看弟子中的一位小姐。

读完这句话时，菊治想起近子身上的痣斑。

大概是菊治八、九岁时，有一次跟着父亲走进近子的屋内，近子在茶室中正袒露着胸脯用小剪刀剪着痣斑上的毛。痣斑一半贴在左侧乳房上，伸向心窝处，有巴掌般大小。那黑紫色的痣斑上似乎长着毛，近子正用剪刀剪着。

“哎呀！您和公子一起来的吗？”

近子现出吃惊的样子，想合上衣襟，但也许她转念一想匆忙掩饰反倒不妥，便稍微转动双膝之后，慢慢将衣襟塞入腰带里。

她似乎不是因为父亲而吃惊，而是看见菊治才吃惊的。女佣人来到大门口传过话，近子理应知道菊治的父亲来了。

父亲没有进茶室而坐在旁边的房间里，那里是客厅兼作教茶道用的教室。

父亲看着壁龛上的挂轴，心不在焉地说：

“来一杯吧。”

“好的。”近子这样应承着，却没有立即站起来。

菊治也看到，近子膝上的报纸中掉落着有如男人胡须一样的毛。

虽然是正午时分，老鼠却在顶棚上喧闹着。廊子旁边开着桃花。

近子在炉旁坐下来开始点茶，却仍有些心不在焉。

此后过了十天左右，菊治听到母亲宛如揭开什么惊人秘密一般地对父亲说，近子因为胸部有痣斑所以才不结婚的。母亲还以为父亲不知道。她脸上显出一副怜悯的神情，似乎很同情近子。

“噫，噫。”父亲半为惊讶似地附和着，“可是，若是自己丈夫，即使看见了不也没关系吗？如果是了解情况后娶了她的话。”

“我也这样对她说了呀。可是身为一个女人，说我胸部上有块大痣斑，这种话是说不出口的哟。”

“又不是什么年轻姑娘了……。”

“还是难说出口呀。如果是男人的话，结婚后即使看见了，这种事也许可以一笑了之。”

“这么说，她给你看过那块痣斑罗。”

“那怎么会呢！尽胡说。”

“她只是说说而已吗？”

“今天来教茶道时，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最后才决心挑

明了。”

父亲沉默不语。

“假如结婚了，男人会怎么样呢？”

“大概会讨厌，心情也不好。可是嘛，以这种秘密作为乐趣，也不一定没有诱惑力。正因为有弱点，也许会有好结果，而且实际上又不是了不得的毛病嘛。”

“我也安慰她说，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呀。但是，说是痣斑贴在乳房上。”

“噉？”

“一想到有了孩子后喂奶的事，似乎最令人难受。即使对丈夫来说没什么，可是为了孩子……。”

“因为有痣斑就下不来奶吗？”

“不是的……。说的是让吃奶的孩子看见了，心里难过呀。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可是作为她本人当然就考虑得多啦。孩子生下来就要吃奶，眼睛一睁开就会看到妈妈的乳房上有块难看的痣斑。降生世上的第一印象，对妈妈的第一印象，就是乳房上的难看的痣斑，这种印象会深深追随着孩子的一生的。”

“唔，可是这也操心得太过了。”

“说起来，当然可以用牛奶喂养，还有奶娘……。”

“即使有痣斑，只要能下奶就行。”

“可是，话不能那么说。我听她讲时，都掉眼泪了，我觉得确实如此。就说我们的菊治，我也不想让他哑着长有痣斑的奶子。”

“是呵。”

菊治对若无其事的父亲感到一种义愤。就连菊治也看见

那块痣斑了，父亲却无视菊治，他对这一点感到憎恶。

但是，现在自那时起已过了近二十年，菊治想到父亲当时大概也很窘，便不无苦笑之感。

另外，菊治长过十岁的时候，常常不由得回忆起母亲那时说的话，一想到如果生下从长有痣斑的乳房上吸奶的异母弟弟或妹妹，他就感到不安和恐惧。

不只是害怕在外面生下弟妹一事，而且对那孩子本身感到恐惧。菊治不由得深信，从那有着长毛的大块痣斑的乳房上吸奶的孩子，一定象恶魔似地令人感到某种恐怖。

幸运的是近子好象没有生孩子。恶意推测起来，也许是父亲不让她生，或者是因为父亲不愿让她生，把引得母亲掉泪的、关于痣斑和孩子的事情作为口实而告诉给近子，也未可知。总之，无论在父亲的生前和死后，都没有出现近子的孩子。

在同父亲一起来的菊治发现痣斑后不久，近子就来向菊治的母亲挑明了痣斑之事，大概是想在菊治对母亲讲出之前先发制人。

近子一直没有结婚，或许真是那块痣斑支配了她的一生。

但是，那块痣斑给菊治的印象也没有消逝，所以不能说在某些地方同他的命运就没有关联。

当近子说借茶会之机让他看一位小姐时，那块痣斑便浮现在菊治眼前，菊治忽然想到，这样一个近子所介绍的，能是位没有一丝瑕疵的冰肌玉肤的小姐吗？

父亲难道没有偶而用手抓住过近子胸部的痣斑吗？说不定父亲甚至还咬过那块痣斑。菊治竟然如此胡思乱想着。

现在在寺山的小鸟的啼啭声中走着的当儿，这种胡思乱想也掠过菊治的脑际。

但是，被菊治看见痣斑的二、三年后，近子不觉开始男性化了，而今已经完全成为中性人。

今天的茶席上，近子大概还是会精神抖擞地张罗一番，但那长着痣斑的乳房或许已经干瘪下去了。想到这里，菊治低声笑起来，这时两位小姐快步从后面走了过来。

菊治停住脚步给她们让开路，并试着问道：

“栗本先生的茶会，是顺这条道走下去吧？”

“哎。”两位小姐同时回答说。

其实不用问也知道，而且根据小姐身穿和服也可以判断出去茶室的路，菊治是为了明确强迫自己去参加茶会才问路的。

提着印有白色千鹤图的桃色皱绸包巾的那位小姐非常漂亮。



两位小姐进入茶室之前正在换布袜子的时候，菊治也到了。

从小姐身后窥视室内，只见十六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膝碰膝地并排坐满了人，似乎都穿着华丽的和服。

近子立即发现了菊治，唰地一下站起来，手指着靠近地板的纸拉门说：

“哎呀！喂，快请！稀客，欢迎您！就从那儿上来吧，没关系的。”

菊治感到室内的女人们一齐转过头来，他脸都臊红了，说：

“全都是女士吗？”

“嗯。男士也光临过的，已经回去了，你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我不红。”

“菊治先生有红的资格哟，不要紧的。”

菊治稍微摆摆手，示意自己要绕到对面入口处去。

那位小姐把刚才一直穿的布袜子包在千鹤图的包巾中，同时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让菊治先过去。

菊治走进隔壁的房间，这里散乱地放置着点心匣，运茶具来的箱子，以及客人的物品等等，女佣人在里面的水房中正洗着东西。

近子一进来，就在菊治前面盘腿坐下。

“怎么样？是位很好的小姐吧。”

“是拿着千鹤图包巾的那个人吗？”

“包巾？我不知道什么包巾。就是刚才站在那里的、很漂亮的那位小姐呀，是稻村家的姑娘。”

菊治暧昧地点了下头。

“什么包巾，你看上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可不能马马虎虎的哟。我以为她和您一起来的，正惊奇你准备得那么周到。”

“你说什么呀！”

“在来的路上碰见，也是有缘分呵。再说稻村也认识您的父亲。”

“是吗？”

“她家里是个生丝商。今天的事没有对小姐讲过，您就装作不认识，仔细看看吧。”